



乔冠华 著

争民主的浪潮

—1939 年的国际

中国发展出版社

争民主的浪潮

——1939年的国际

乔冠华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0 号

书 名 争民主的浪潮
——1939 年的国际

著 者 乔冠华
出版者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金果胡同 8 号)
邮编:100035 电话:601.7895
印刷者 北京地质印刷厂
发行者 中国发展出版社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开 本 1/32 787×1092mm
印 张 12.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100 册

ISBN 7-80087-187-8/D·4

定 价 9.80 元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冯亦代

眼前放着的是厚达554页的《争民主的浪潮——一九三九年的国际》的初版本。这是亡友乔冠华同志的遗著，出版于1940年夏，因数经离乱，好容易在1983年7月时，才在上海书店觅到一本。老乔在看到这本书时的高兴劲儿如在眼前，但流光暗逝，他谢世却已一年多了。

这本书内容包括1939年3月至9月间老乔在香港《时事晚报》上所写的政论，经他亲自编定后，由我将原稿带去上海交至友谢曜等同志主办的新人出版社出版。当时上海英法租界已成孤岛，对于一日数变的世界风云和抗战战局，特别对于国际上的风云际会，人们不能一目了然，极需要一本可以使人一识庐山真面目的书，以匡正视听。我和谢曜二人都是对国际问题有兴趣的人，因此与老乔商量，希望他把当时所写的社论编辑付梓。他欣然同意，这就是这本书最初的由来。这本书出版后，大受欢迎，还印了第二版，这在当时上海孤岛是很不容易的。

1939年在国际上是不平凡的一年，汇集在世界上空的风云，正在那儿翻滚沸腾，蕴藏着一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这场世界大战，从欧洲讲，是以西班牙人民保卫民主共和国、反对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而开始的；在亚洲讲，则是由于日本帝

• 1 •

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实质上这东西两场战争，以及各国的政治纷扰，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

1939年首先带给世界人民的噩耗，是“争自由的旗帜在西班牙倒下了”。英法对于德意法西斯的绥靖政策，出卖了西班牙人民，西班牙共和国被国内外反动派颠覆了。从此德意轴心趾高气扬，对于中东欧及巴尔干半岛各国，起了予取予夺的野心。而以张伯伦为代表的英法政府则步步退让，捷克被宰割了，阿尔巴尼亚沦亡了，波兰岌岌可危。但是张伯伦之流坐视不见德意法西斯的阴谋，反而推行新妥协政策，再次绥靖德意，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而谋眼前的假和平。新妥协政策所得的结果并不如英法的预期，纳粹德国的野心，不但不有所收敛反而凶焰更高。这时英国才从噩梦中醒来，不得不鼓吹英苏谈判（还有法国参加）来威慑德国。可是这一谈判自始至终是英国的烟幕弹，英国根本无意于联合苏联来抵制德国，以致谈判旷日持久，终于以失败告终。这就导致了以后的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苏联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得不越过苏波边境，进驻波兰东部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

在此之前，苏联已明白理解纳粹德国的扩张阴谋，一面主张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制止侵略战争。无奈英法纵容侵略，只要纳粹德国不在西线有所行动，他们是放任德国进攻苏联的。斯大林看透了英法的“祸水东引”，挑拨苏德战争的阴谋。所以在英法苏谈判始终达不成协议后，苏联立刻与德国订立不侵犯条约，延阻了希特勒的东进。当年对于苏德签订不侵犯条约，有多少人想不通；但现在回顾历史，如果没有苏德

不侵犯条约,使苏联有机会争取时间进行备战,终至联合美英法消灭了纳粹德国,那么世界的历史也好,地图也好,早已改变了史实和颜色了。乔冠华同志彼时关于时局的几篇分析文章,如《英苏谈判与欧洲危机》、《苏德互不侵犯协定》与《国际新形势——英苏谈判失败以后》等,的确产生了发聋振聩的作用。

英帝国主义者张伯伦,不但在欧洲玩弄绥靖政策,自以为得计;还企图把这一政策施行到亚洲来。英日两国进行谈判达成了有田——克莱琪协定,不但不对发动侵华的日帝予以制裁,反而要倡议调停。国民党反动派则是适得其所,一面侈谈全面总反攻,一面却通过英国与日帝讨价还价。因为日帝所望者奢,而又碰到中国人民的铁拳,终于一事无成。如果没有八路军在晋冀鲁豫一带敌后的苦战,中国早已沦亡给日本帝国主义了。

《争民主的浪潮》就是这样一本1939年的世界政治断代史,也是1939年的中国抗战断代史。这本书之所以值得重视,其故也在于此。因为可以给后来研究1939年世界及中国历史的学者们以一本详尽的参考书。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即文章内容基本上是按照当时历史的进程写的,所以各文间有其内在的联系,从全书讲又自成一个整体。这样的政论文章,在当时中国尚属初见,而且材料又如此扎实,加上敏锐的思想与犀利的笔触,文采风流为读者所称道。难怪老乔在《时事晚报》发表社论之曰,即是香港的读者奔走相告之时。因为老乔的文章一出,给蒸闷湿热的南国天气中,加上一阵清风,使人对阴暗的时局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那时老乔住在香港威灵吞街(在摆花街上坡自东迤西的

一条街，街名可能误记）上的《时事晚报》馆里。说是报馆实在也可怜，不过在一家店面房子里占了一上一下的二间正房而已。楼下是报馆里的编辑部与发行部，楼上临街的一间是老乔的栖止之处。那间屋子之小，只容一床一桌和一书架，另外还有两把椅子；你一进屋都感到连个插足的地方也没有。因为满室都是堆放书报的世界。地板及桌椅上，姑不待言，连床上也不能幸免书报的侵占。我第一次去找他时，他正在伏案读书，听见我的声音，便窘促地站起身来，把一椅子堆着的书报向床上一放，让我坐下。但是等到他纵谈世界时局时，这屋子简直广袤得像整个地球，哪里有块战争的斑点，哪里有外交上的买卖，都在他那双隐在眼镜背后而又发隐烛微的眼光中透露了出来。他的床上摊着本牛津版的世界地图，从图上的山山水水里，他用确切的语言谈到了天下纵横捭阖的大势，也对中国的抗战形势，露出焦急的口吻。书架上有两本书他闲坐无事时必然要翻阅的，一本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本是德国克劳塞维支的《战争论》。有次我问他对于世界与中国的战局预测，何以如此准确？他笑着指指这两本书，说这是他从这两本书里学来的。后来，只有我在他的指导下读了《法兰西内战》后，才体会到老乔所写的政论文章能如此周密，他之熟读《法兰西内战》，学会了分析时事的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起了极大作用的。

他那时身体不太好，因为过着单身生活，饮食上常常有一顿没一顿的，不是他无钱吃饭，而是他的心思全部扑在工作上，吃饭对于他好像是可有可无的事。常常为了一个问题的冥思苦想，而忘掉了进食，可手头却少不了一杯他终身喜喝的三星白兰地酒。朋友们看他的脸庞一天天消瘦下去，很为他担

心。于是他同意每次在写完社论之后，到我家来吃饭午休（因为他为了写社论，常常彻夜不眠）。有次我家的阿姨问我说，是不是乔先生嫌她做的菜不好，饭很少吃。我把这事对老乔讲了，他笑对阿姨说，今后为了你的手艺，我一定多吃饭。但是即使在吃饭之时，他手头不是看英国的《泰晤士报》，便是英国的《新政治家与国家》，或是一本英国的《劳工月刊》。他常常以自己写的文章与这三家报刊的社论作比较，看到他已道而报刊中未道的，不免若有所得；看到人家讲了他未见及的，则又端着酒杯悬在半空里，沉入他的思绪中去了。

《争民主的浪潮》新版要出版了，这是值得读者为之高兴的事，因为这本书可以表现即使在我国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在抗击侵略者的戎马声中，同时我们也有学者在研究世界大势，把民族的命运与世界局势衔接起来，从而判断我国的与世界的似锦前途。虽然当时有多少人对中国和世界失去了信心，而老乔则孜孜不倦地在做着扶人信心于不坠的锲而不舍的工作。

《争民主的浪潮》曾经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住在香港与上海孤岛上的年轻人），既坚定了我们对于民族前途的信心，也坚定了我们为世界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决心；老乔之功是应该肯定的。

令人悲哀的则是他过早地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如果天假以年，他必然会坚定地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论家，于国于人民都是十分需要的。当年我视他为师为友，如今回溯往事，不胜眷恋，爰作此文以介绍他的宏文，并聊表我对他思念于万一。

1985年1月25日听风楼

前 记

这里搜集起来的文章，除掉最后两篇外，都是1939年3月至9月在香港《时事晚报》发表过的社论。

如所周知，在这期间，马德里^①陷落了，华沙^②陷落了，这两大名城的陷落在争民主的斗争史上留下了一段不能磨灭的血迹。这里的文章大部分是紧随着事件的脚印而写成的，对于事件的分析不免有疏忽的地方，但是事件的血腥却多少因此保留了。

最后，如若读者们感觉到这里边的用语有些含糊的话，请读者们记起：这些文章是在什么地方发表的。

(1940年1月18日)

① 马德里——西班牙首都。1939年3月，佛朗哥领导的长枪党叛军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战的帮助下，攻陷马德里。由共产党、社会党等组成的人民阵线领导和世界进步力量支持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失败。佛朗哥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

② 华沙——波兰首都。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政府宣而不战，不积极支援波兰。9月17日，苏联从东方出兵。9月27日华沙被德军攻陷。苏德瓜分了波兰。（附识：本书的注皆为编者所加）

代 序

150年来争民主的浪潮

冬天如果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①

——雪莱

150年前的今天——1789年7月14日，巴黎。这一天早晨9点钟以后，从巴黎城的每一条地道下，发出那巨大的历史的雷声：“到巴士底狱去！”如所周知，巴士底狱是在这一天被打破了，那中世纪反动的堡垒。

从这一天起开始了那光荣的法国大革命。欧洲，不，全世界从这一天起走上了一个新的历程。那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大书在巴黎城的城墙之上。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起源，不在我们的分析范围之内。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一革命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民主，而它的范围一开始就是以当时整个欧洲的反动势力为对象的（1791年8月的《比尔尼兹协定》，1792年的《普奥声明》，同年7月普鲁士的宣战）；为完成这一使命，法国大革命必须是彻底的，因此，

^① 这两句诗出自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有多种译文。这里是根据中国妇女出版社《世界名诗鉴赏金库》，1991年版，江枫的译文校正。

我们才看到革命的担当者不断地从右向左，从温和向激进，从民主到更民主的社会层转移；从立宪主义者（1789—1792）到吉伦特党（1793），从吉伦特党到雅各宾党（1793—1794），雅各宾党代表当时法国最民主的社会层——巴黎的平民。

然而一切民主运动必须有它的物质基础，因此法国大革命除掉在政治上争取民主而外，它还附带有解放农奴的使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和英国1648年革命的基本不同之点也就在这儿。上述雅各宾党极左派的执政加速完成了这一使命。

农奴制度取消了，昔日的农奴已经变成了今日的分地自耕农。在这种情况下，保卫法国就是保卫自己的财产，拿破仑的神话就是建筑在这一物质基础之上，1795年以后拿破仑的政权也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拿破仑的使命是在国际上建立起一个革命的法国足以生存的环境。他是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火花，他逼迫着中世纪的欧洲（1808年普鲁士自上而下的革命）多少完成了他们所应完成的使命。但是当他跨过那他所不应该跨过的历史的范围时，他倒下了。那是在1815年的6月18日，那著名的滑铁卢之役。

如此，终结了法国大革命的前期（1789—1795）和后期（1795—1815）。

法国第一次争民主的时期结束了。紧接着维也纳会议以后，反动派又支配了欧洲。但是欧洲，尤其是法国已经在酝酿着新的因素，1830年法国第二次革命是这一过程的指针，它暗示着：争民主的除掉市民阶级还有工人。如此一直演进到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这又是一次震动全欧洲的争民主的运动。在二月革命之中，工人第一次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虽然十分朦胧。但是如若雅各宾党在1789年革命当中还有~~一~~年存

在可能的话,1848年的雅各宾党的存在期间,可怜得很,不过是四个月,从2月到6月;6月的巴黎大屠杀显示着市民阶级已无力争取民主;社会的矛盾阻碍着它,从而民主的政治形态——民主共和国也只能生存了三年,从1848年2月到1851年12月,如此结束了法国第二次的争民主运动。

1858年12月以后就来了那握市民阶级及劳动者之平衡,而以独立农民为其基础的拿破仑第三的政权——近代的绝对专制主义。这一直延长到1870年的普法之役。普鲁士——德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法国市民社会的一声警钟。1870年的普法之役,捣毁了那人为了的第二帝国。在这一捣毁过程之中,巴黎又站立起来一次,想抓回他在欧洲的领导权,这一次它完全站在他自己的脚上,这和1793年当时的雅各宾党以及1848年的6月战士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那著名的巴黎公社。那暗示着法国未来一切争民主的运动所必须遵循的轨道。但是巴黎只是法国的一个城,围绕着巴黎城的是乡村以及乡村中的农民。没有农民的合作,法国工人和小市民是不能前进一步的。如此,结束了法国近代的第三次争民主的运动——血迹斑斑,报施不爽。

从1871年起开始了那直至今日还在着的第三共和国^①。前一世纪90年代,法国的农民曾经有过一次革命运动,但是失败了,由于未能和城市工人合作,由于农民自身的落后性,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在这期间开始的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殖民地获得运动,这从1875年始,而约莫以1900年终,这是那已经

^①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0年6月,希特勒德国军队攻陷巴黎而崩溃。

不能生存的社会的一针强心剂。如所周知，这一过程是全世界的；如此发生了那世界大战。战前战后，资本主义社会慢慢地完成了它的独占阶段，因为这一阶段的完成，民主运动获得了更广大的意义。而且，其时社会条件也变了：以上他们曾说过：法国的独立农民社会层阻碍着历史的前进，但是现在，正是在这一点上，法国的社会条件变了：例如，1881年法国农民尚占全人口的50%，1926年这比例已经落到37%，1931年即更落为35%了；而在农业范畴之中，则是中小自耕农不断地没落和农业劳动者急剧增加。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1871年失败的远景已经慢慢地不复存在。

距离1789年已经是150年了，150年后今天的法国如何？我们知道由于资本主义独占阶段的完成，民主制度一直处于风飘雨打之中，这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法国自亦不能例外。紧接着1933年希特勒上台，开始形成（1934年2月）、建立（1936年5月）的人民战线失败了。去年11月30日的大罢工居然能为军事法令所禁止，及至今年3月15日以后，达拉第用欧洲情势危急为借口，竟向国会要求并且获得了全权。最近我们听说他的权威是“十分坚强”甚而至于巴黎的市民已经不太关心国会开不开了（《政治家》报，6月17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150年前的今天由巴黎擎出来的民主大旗，目前是在怎样的危殆之中。

而且，这危机还不是限于一隅，我们放眼看看这世界。现在大家都知道：法西斯是在威胁着全世界；究竟法西斯是什么东西？在这里我们愿意提出希特勒在未上台以前对莱茵地方金融资本家所讲的几句话（1932年1月27日），他说：

“你们实业家愿意维持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一个贵族的

原则；但是你们还没有立意反对民主。不要弄错，如若你们不毁灭民主的话，那么民主就会毁灭你们的财产的，因为政治平等的必然的后果是经济平等，而经济平等这一原则已经征服了全地球的六分之一，而且是在不断扩展着。你们必须给我权力，因为我是唯一的人，可以借着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粉碎民主和它所代表的一切……”

在这一段当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于法西斯之本质，它和民主势不两立的所在以及它为什么能威胁全世界的理由。现在法西斯的魔手在到处伸展，从伦敦到纽约，从芬兰到阿根廷，民主是在惊涛骇浪之中；而由法西斯所必然产生的战争的威胁，则笼罩着欧洲，亚洲正有着四万万人和东方法西斯在苦斗——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我们才能够深切的理解：在今天来纪念法国大革命的150周年，是有何等严重的意义。150年来，时代变了，但是斗争的口号却仍旧是150年前的今天在巴士底狱门口叫出，在巴黎城墙上写出的那一个：民主！

自然，斗争的环境是艰苦了，而且这黑云一时还不能退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中往往是数十年如一日，而且

冬天如果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1939年7月14日）

目 录

前记

代序 150年来争民主的浪潮

- 国际新动向——论英苏接近 (1)
- 地中海的暗潮 (4)
- 万目睽睽下的波兰 (7)
- 谜一样的马德里 (10)
- 捷克事件的意义 (14)
- 再论捷克的分裂 (18)
- 捷克解决了以后 (22)
- 罗马尼亚的煤油 (26)
- 欧洲东线无战事——论捷克分裂后的欧局 (30)
- 英国远东政策和历史的危机 (36)
- 波兰动员 (41)
- 争自由的旗帜在西班牙倒下了 (45)
- 国际政局的新起点——从波兰经过地中海到中国
..... (49)
- 意大利觊觎下的阿尔巴尼亚 (53)
- 张伯伦钓鱼未返——从英波协定到阿尔巴尼亚沦亡
..... (56)
- 西叛军加入反共同盟 (61)
- 将为伦敦忘记了的南斯拉夫 (64)
- 阿尔巴尼亚沦亡以后的欧洲 (68)
- 应该是英国人民说话的时候了 (72)

·德海军上将过港赴日——一件不容忽视的策动	(76)
·英大使提前赴德——新妥协政策的危机	(81)
·何以希特勒演词这样“和平”	(85)
·战舰如云的直布罗陀	(89)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阿比西尼亚沦亡3周年	(93)
·张伯伦外交的真面目——从希特勒演词到贝克演词	(97)
·德意军事协定	(101)
·英苏谈判的关键与症结	(105)
·东地中海的战略形势	(109)
·延宕英苏谈判的危机	(114)
·马德里的羞辱	(119)
·英苏谈判移到了日内瓦	(123)
·走狗的下场——从汪精卫赴日想到许士尼格、加沙 、 度和哈查的命运	(128)
·英苏谈判未可过早乐观	(133)
·论英国工党历史的责任	(137)
·英苏谈判的现阶段	(141)
·巴勒斯坦问题	(145)
·英国的暗流	(149)
·英苏谈判与法国	(153)
·暗流的表面化	(157)
·英苏谈判与美国	(161)
·英苏谈判中的其他问题	(165)
·胜利游行以后的西班牙	(168)
·英苏谈判搁浅的责任	(172)
·妥协政策促进欧洲的新危机	(176)